

華人社會口述歷史工作研討會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三日
Doing Oral History in Chinese Communities
12-13 November 2004

淺論以口述歷史方法研究香港文學 Oral History Studies on Hong Kong Literature: A Preliminary Analysis

張詠梅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及文學系導師
Cheung Wing-mui,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一) 引言

近世口述歷史方法漸受重視，除了歷史學以外，不少學科也嘗試採用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選擇對象作深入訪談，以發掘和保存訪談對象記憶中的材料，與文獻互相印證，從而對有關課題作更深入的研究。然而據手頭資料所見，研究者較少運用口述歷史方法研究文學，因此，筆者主要透過實際訪談工作學習和累積經驗。開始時以訪問作家為主，訪談內容包括作者的創作歷程、作品及文學活動，筆者曾參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與人文學科研究所主持之「口述歷史：香港文學與文化」研究計劃，訪談多位香港文壇及文化界前輩。此外，筆者嘗試以口述歷史方法研究香港報章副刊及文藝期刊，參與「劉以鬯主編《香港時報·淺水灣》時期研究」及「《華僑日報》副刊研究」，訪問編者及作者，紀錄他們對編輯及投稿過程的回憶，對報章副刊和文藝期刊的看法與評價。

本文旨在從實際訪談經驗出發，探討如何借助口述歷史方法研究香港文學。首先綜述有關研究情況，然後討論運用口述歷史方法的作用和局限，藉以反省研究過程中所面對的問題，在總結過往經驗的基礎上，以期為未來運用口述歷史方法研究香港文學提供一點參考意見，為華人社會口述歷史工作略盡綿力。

(二) 研究概況綜述

對於口述歷史的定義問題，學者往往持不同的看法。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認為：「口述歷史是以錄音訪談 (interview) 的方式蒐集口傳記憶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口述歷史訪談指的是一位準備完善的訪談者 (interviewer)，向受訪者 (interviewee) 提出問題，並且以錄音或錄影記錄彼此的問與答。訪談的錄音 (影) 帶經過製作抄本 (transcribed)、摘要、列出索引這些程序後，儲存在圖書館或檔案館。這些訪談紀錄可用於研究、摘節出版、廣播

或錄影紀錄片、博物館展覽、戲劇表演以及其他公開展示。」¹ 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對口述歷史的定義、運作方法及作用有詳細的界定。布魯斯·史代夫 (Bruce M. Stare) 在〈口述史的性質、意義、方法和效用〉則談到：「口述史就是通過有計劃的錄音採訪發掘原始史料 (Oral history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ical source material through the use of planned tape-recorded interviews.)。」² 兩位學者都提到錄音的重要性。

楊立文〈口述歷史芻議〉對口述歷史的定義較闊，認為口述歷史「最基本的含意，是相對於文字資料而言，就是指搜集當事人或知情人的口頭資料；這些歷史的當事人或知情人將其親身經歷、親見、親聞 (即所謂『三親』) 而儲存在記憶中的資料表述出來，或筆記、或錄音，由此而形成的新資料，就是口述歷史。由這個定義可以確定，凡是由『三親』形成的資料，都可以劃入口述歷史的範圍。」³ 筆者傾向對口述歷史作較廣闊的定義，可以更廣泛地蒐集資料。但是，要運用所蒐集資料進行研究，須重視史料的真確性。筆者認同游鑑明所說「從事口訪的人必須將口訪紀錄交給受訪人過目，甚至可以對不清楚的敘述提出疑問，向受訪人求證或自行查證，使口述訪稿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⁴ 因此，在每次訪談後，筆者定會查證有關資料以及把訪談紀錄交給受訪者過目。

筆者運用口述歷史方法，主要用於研究香港文學，因此本文的重點不在討論口述歷史的學科定義，而是視之為一種有助於文學研究的方法，正如鄺兆光〈近代口述歷史的發展〉所言：「口述傳統和口稗資料在人類文化演進中中擔當過的重要角色。口述歷史基本上承接了這個角色，在嚴格的學術標準不斷的考核下，成為歷史研究的一個有用工具。」⁵ 鄺兆光視之為一種工具，梁景和在 2004 年 7 月 8 日由中國現代文化學會口述歷史研究會主辦的「中華口述歷史研究中的若干問題」學術討論會上發言提到：

口述歷史是一種研究方法，而不是歷史學的分支學科。如果是學科，其學科特點是什麼，與相關學科是什麼關係。在美國口述史學不是被作為一門歷史學的分支學科來研究的，它是人皆用之的方法，並廣泛應用於社會學、文學、民族學、災難學、人類學、新聞學、種族學、藝術和醫學等社會和自然科學領域，在推動跨學科研究中起到了非常

¹ 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著; 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7 年 3 月 31 日，初版，頁 34。

² 布魯斯·史代夫 (Bruce M. Stare)，李紀、趙海譯，董正華校：〈口述史的性質、意義、方法和效用〉，《北大史學》第 6 輯，1993 年 12 月，頁 253。

³ 楊立文：〈口述歷史芻議〉，《縱橫》，2002 年第 8 期，頁 1。

⁴ 游鑑明：〈口述歷史面面觀——以女性口述歷史為例〉。見《傾聽她們的聲音：女性口述歷史的方法與口述史料的運用》，台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年 9 月，初版，頁 21。

⁵ 鄺兆光：〈近代口述歷史的發展〉，《明報月刊》，第 16 卷第 9 期，1981 年 9 月，頁 99。

重要的作用。⁶

梁景和認為口述歷史是一種方法，並談及其跨學科的特色，筆者主要視口述史法為一種搜集資料和論據的方法，利用口述歷史跨科際的特點，配合近代錄音錄影科技的進步，為香港文學研究搜集和累積材料。

口述歷史具有跨學科的特質，不同學科均可利用這種方法搜集資料。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 提到：「口述歷史涵蓋多種學科。」⁷ 保羅·湯普遜 (Paul Thompson) 認為「口述史的方法也被許多學者所使用，特別是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⁸ 除了社會學和人類學以外，肯·霍爾斯《口述歷史》提到口述歷史可涵蓋的學科範圍更為廣泛：「口述史不獨鍾特定的社會或政治團體，可發揮的主題很多，舉凡國營企業的管理、皇室、上流階級生活、太空探勘、自然史收藏、當地政府、音樂家、歌劇演唱者、電視、銀行與財政等，甚至更廣泛的題材，皆可進入口述史的殿堂。」⁹ 楊雁斌：〈口述史學百年透視〉認為「口述史學是一門具有橫向性質的典型的交叉學科」，¹⁰ 鄭兆光談到口述歷史的發展特色，也認為「口述歷史不是歷史研究獨有的工具，從它在近代的發展開始，就已經具有科際合作 (inter-disciplinary) 的特色。」¹¹ 不同學科都嘗試借助口述史法來加強本學科的研究。張廣智、陳恆《口述史學》也有論及心理學、醫學、藝術、體育、軍事、災難、航空業、建築業等不同領域運用口述史法的情況。¹²

從《香港時報·淺水灣》主編劉以鬯的訪談經驗，可以印證上述口述史學的跨科際特色，劉以鬯在談論編輯過程中提到不少編輯副刊的經驗，強調當時編輯畫版樣的重要性，認為「我之所以畫版樣，因為我覺得自己應該做這些工作。這是我編副刊的特色。所以，畫版樣這一點在研究《香港時報·淺水灣》而言是非常重要的。」¹³ 劉以鬯又談到當時編報刊副刊的具體環境，所面對的困難和問題等¹⁴。訪談紀錄涉及編輯學、報學、副刊學及新聞傳播學各個範疇，不同學科

⁶ 左玉河：〈中華口述史研究學術研討會筆談(首發)〉，「近代中國研究網」
(http://www.cass.cn/jindaishisuo/show_News.asp?id=3790)

⁷ 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 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7年3月31日，初版，頁43。

⁸ 保羅·湯普遜 (Paul Thompson) 著，覃方明，渠東，張旅平合譯《過去的聲音：口述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初版，頁67。

⁹ 肯·霍爾斯著，陳瑛譯：《口述歷史》，台北：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5月，初版，頁17。

¹⁰ 楊雁斌：〈口述史學百年透視〉(上)，《國外社會科學》，1998年，第2期。

¹¹ 鄭兆光：〈近代口述歷史的發展〉，《明報月刊》，第16卷第9期，1981年9月，頁96。

¹² 張廣智、陳恆：《口述史學》，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0月，初版，頁74。

¹³ 何杏楓、張詠梅訪問，鄧依韻紀錄：〈劉以鬯主編時期 (1960.2.15-1962.6.30)《香港時報·淺水灣》研究——訪問劉以鬯先生〉。《文學世紀》第4卷第1期(總第34期)，2004.1，頁13。

¹⁴ 何杏楓、張詠梅訪問，鄧依韻紀錄：〈劉以鬯主編時期 (1960.2.15-1962.6.30)《香港時報·淺水灣》研究——訪問劉以鬯先生〉。《文學世紀》第4卷第1期(總第34期)，2004.1，頁12-17。

的研究者都可以利用口述史法所得的材料來加強本學科的研究。

然而據手頭資料所見，研究者向來較少運用口述史法研究文學，其中與這個論題最直接相關為唐德剛〈文學與口述歷史〉，¹⁵ 唐德剛對中國史學界運用口述史法有開拓性的貢獻，文中論文學與口述歷史的關係，主要強調「做口述歷史的人，都有幾分文學的修養。」¹⁶ 主張「寫歷史必須用文學來寫」¹⁷，唐德剛的著眼點在於利用文學的特點來提高歷史著作的可讀性，重點在口述歷史；而筆者主要關注如何運用口述史法研究文學，重點在文學，由於重點有別，唐德剛並沒有討論到在文學研究範疇中如何運用口述史法的問題。

近年來情況逐漸有所變化，謝泳〈國內口述歷史近作一瞥〉提到「近年來口述史學在文學史研究和知識份子研究中的廣泛應用，已使更多的人認同了這種研究方法的學術意義。」¹⁸ 文中評論了部份中國大陸口述歷史的近作。香港文化界近年來也出版了一些口述歷史的專著，¹⁹ 各大專院校也相繼進行作家口述歷史計劃，嶺南大學「中國當代作家口述歷史計劃」²⁰ 除了訪問香港作家以外，範圍涵蓋中國當代作家。據其網頁顯示，此計劃目的為「讓讀者透過互聯網分享各作家創作的心路歷程」，目前已訪問了王璞、白先勇、余光中、李育中、思果、格非、徐訐、馬原、商禽、梁秉鈞、陳炳良、陳若曦、陳德錦、陳耀南、黃國彬、黃維樑、劉紹銘、賴恬昌、羅孚、羈魂二十位作家，並把作家自述的錄影短片、短片摘要、作家小傳、作家著作、作品及創作評論、手稿與其他相關資料上載上網，為研究者提供珍貴的作家口述史料，配合其他相關資料，充份利用網絡資源的特點和優勢，唯短片摘要部分較為簡略，期望該計劃不斷擴展，進一步把作家口述影片整理成詳細的文字稿，則更為理想。

綜上所述，可見直接相關的參考材料並不多，因此，筆者嘗試以口述史法蒐集史料，研究香港文學，主要是在盧瑋鑾老師的指導下，透過實際訪談工作學習和累積經驗。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提到：「奉勸在口述歷史上剛起步的人，與其按照特定理論操控實際作業，倒可如採用比較實際的方式——「邊做邊學」，在還未深入研究理論之前，不妨先取得一些訪談經驗。」²¹ 筆者認同游鑑明所說「儘管我已時斷時續的從事十多年的女性口述訪問，仍然覺得口述訪問

¹⁵ 唐德剛：〈文學與口述歷史〉，《傳記文學》，第45卷第4期，1985年10月，頁10-15。

¹⁶ 唐德剛：〈文學與口述歷史〉，《傳記文學》，第45卷第4期，1985年10月，頁15。

¹⁷ 唐德剛：〈文學與口述歷史〉，《傳記文學》，第45卷第4期，1985年10月，頁15。

¹⁸ 謝泳：〈國內口述歷史近作一瞥〉，見王俊義、丁東主編：《口述歷史》第1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9月，初版，頁271。

¹⁹ 香港文化界出版的口述歷史著作見參考書目。

²⁰ 有關嶺南大學「中國當代作家口述歷史計劃」資料，筆者主要參考其網頁：

http://www.library.ln.edu.hk/lingnan/oral_history/

²¹ 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7年3月31日，初版，頁49。

的經驗是隨著不同的訪問漸次累積，應該是『邊做邊學』。」²² 雖然筆者有約十年時斷時續的訪談經驗，但也認為基於口訪史法的訪談特質，對研究者而言，訪談經驗是相當重要的。因此，筆者主要從實際經驗出發，探討運用口述史法研究香港文學的作用與局限。

運用口訪史法搜集資料研究香港文學，可循兩個常見的方向，其一是作家整體研究，其二是專題式研究。作家整體研究是全面訪談作者的寫作背景、創作歷程、曾參與的文學活動、對作品的評價、對文學的看法和見解等。訪談所得口述資料有助於研究作家作品，尤其對於重視社會及作者個人背景的研究者，這些資料更為重要。筆者開始時以進行這類訪談為主，曾訪問齊桓、羅孚、李育中等文壇前輩，最近參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與人文學科研究所主持之「口述歷史：香港文學與文化」研究計劃，也是採用這種模式。該計劃從 2002 年 6 月展開，已訪談了二十多位香港文壇及文化界前輩。《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通訊》第二期談到計劃的內容和目的：

此研究計劃，是以口述史的方式，紀錄 60 歲以上之香港文學、文化界人士，對香港文學發展之回憶及經驗。訪問同時進行錄音及錄影，然後整理成文字稿，建立個人檔案。計劃目的是保留香港文學發展之見證，為研究者提供第一手資料，補文獻資料不足；同時讓研究者在熟知的香港文學發展歷程中，發掘被遺忘的人物及片段，從而拓展香港文學研究的視野，開拓不同的研究領域，重構香港文學史的完整圖貌。

本研究將採口述實錄的方式進行，以求真存實為原則。檔案形式包括錄像、錄音及文字檔案。訪問將整理成文字稿，而為有效保存史料起見，本計劃之錄音及錄影資料將會以數碼方式保存。²³

「口述歷史：香港文學與文化」研究計劃與上述唐德剛和嶺南大學「中國當代作家口述歷史計劃」都是以人物為中心的模式。

此外，筆者也嘗試運用口述史法作專題式研究。鍾少華〈我的「口述史」工作經驗〉提及這種方式：「本人的訪問計劃與前述台灣的計劃有一點較大的不同，即不是以人物生平為中心，而是以研究主題為中心。」²⁴ 筆者試以口述歷史方法研究香港報章副刊及文藝期刊，曾參與「劉以鬯主編《香港時報·淺水灣》時期研究」及「《華僑日報》副刊研究」，走訪編者及作者，紀錄他們對編輯及投稿

²² 游鑑明：〈口述歷史面面觀——以女性口述歷史為例〉。見《傾聽她們的聲音：女性口述歷史的方法與口述史料的運用》，台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年 9 月，初版，頁 15。

²³ 〈「口述歷史：香港文學與文化」研究計劃〉。《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通訊》第二期，2004 年 7 月。

²⁴ 鍾少華：〈我的「口述史」工作經驗〉。見王俊義、丁東主編：《口述歷史》第 1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9 月，初版，頁 288。

過程的回憶，對報章副刊和文藝期刊的看法與評價。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 提到：「口述歷史應當蒐集其他地方無法提供的資料、觀察報告和意見，而不是蒐集那些人人皆知的東西。」²⁵ 由於研究者一向較少觸及此研究範疇，口述史法補充文獻資料的作用較為突出。

(三) 口述史法研究香港文學的作用

鄭兆光〈近代口述歷史的發展〉談到香港肯定有值得做口述歷史的題材：「香港有值得做口述歷史的題材嗎？答案是肯定的。除非我們故意遺忘過去的一切，或對前人的事跡不懷有半點敬慕的心情，或對現代生活的由來可問究竟，否則，我們都應確認歷史與我們的密切關聯。」²⁶ 雖然鄭兆光主要討論香港歷史研究，但是，香港文學研究其實同樣值得運用口述史法來研究，文學與人生同樣關係密切，文學史更是廣義歷史的其中一部分，不應被遺忘或忽略。

一、拓荒作用

香港文學資料的蒐集和保存一向不受重視，1997 年回歸使香港突然受到各方注目，香港文學研究也隨著成為研究熱點，黃繼持在〈關於「為香港文學寫史」引起的隨想〉提到：

對「文學史」的呼喚，從七十年代中以來，固然來自本地；而更喧嚷的聲音，卻來自北方，又得到香港本地及移來的文人學者有所迴應，形成互動。緣分之來，自然有其「歷史的契機」，可也不免令人感到匆促，外鑠的成分過重。²⁷

要寫好香港文學史，需要首先累積豐富的材料，正由於香港文學受到關注，更突顯出其資料散佚不存的問題。²⁸ 盧瑋鑾老師早於 1983 年〈香港早期新文學發展初探〉一文中，就呼籲整理香港文學資料：

由於一向以來，香港不重視文化資料蒐集，研究工作每苦於資料缺乏，為了補救缺失，希望有關當局及熱心人士籌設「新文藝資料中心」，由

²⁵ 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 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7 年 3 月 31 日，初版，頁 77。

²⁶ 鄭兆光：〈近代口述歷史的發展〉，《明報月刊》，第 16 卷第 9 期，1981 年 9 月，頁 98。

²⁷ 黃繼持：〈關於「為香港文學寫史」引起的隨想〉，見《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講稿匯編》。香港：市政局公共圖書館，1997.7.1，初版，頁 256。

²⁸ 筆者〈香港文學史研究概況綜述〉論及發掘及整理原始資料的重要性，收入廖迪生、張兆和、蔡志祥合編：《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一）教與學篇》。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2001.10，初版，P.196-213。

專人負責收集及整理，訪問老一輩作家及當年曾參與其事的前輩，請他們提供寶貴的回憶記錄。相信這是極有意義的工作。²⁹

文中已提到要以口述史法蒐集資料，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的成立及「口述歷史：香港文學與文化」研究計劃正是盧瑋鑾老師實踐其理念的具體成果。

運用口述史法廣泛蒐集各項資料，有助於保留第一手史料，留下歷史尚未泯滅以前的活證據，有搶救史料的作用。筆者對此深有所感，筆者於 2002 年參與「口述歷史：香港文學與文化」研究計劃訪問陳特先生，訪問後不久陳特先生就於 2002 年 12 月 29 日辭世。嶺南大學「中國當代作家口述歷史計劃」曾訪問思果先生，惜思果先生已於 2004 年 6 月 8 日辭世，猶幸口述歷史計劃保存了作家的紀錄和風采。

研究者往往習慣於從文獻發掘資料，展開研究，然而文獻並非文學資料最完全的紀錄，總有不完備、漏記或空白之處。口述史法透過制定計劃和訪談「發掘」歷史，因為許多資料其實儲存在受訪者的記憶中，只是尚未充分發掘出來而已，假如未能好好把握時間，記憶中的資料就會隨著時間流逝，造成難以彌補的空白和缺憾。因此，運用口述史法可以發掘出新史料，填補沒有文字紀錄的空白，或者補充文獻資料，兩者互相印證。尤其是涉及一些研究者較少觸及的研究範疇，口述史法更有助於補充文獻資料的不足，從而開拓研究空間，開闊研究視角。

口述史法發掘文學新史料的作用，筆者以為其中重要的一項是筆名的考查。由於作者發表作品常用不同的筆名，以致研究時難以確定作者，如作品後來結集出版，尚有可供追查的線索，但是，香港文學的其中一項特色就是作品往往只是發表於報章期刊，並沒有結集出版，因此筆名的使用增添了研究者不少困惑，而筆名使用的情況又很少見於文獻資料，口述史法能有助補充文獻的不足。筆者透過訪談，往往能夠澄清筆名的疑惑，作者能夠提供本人曾使用過的筆名，如盧因提到自己曾用「王澄之」、「戴娣」等較少見的筆名，³⁰ 阿濃也在訪談中談到為《華僑日報》寫稿時曾用「珠珠」和「曲曲」的筆名，³¹ 更提供了其他作者使用筆名的情況。³² 此外，編輯是最熟知作者使用筆名情況的人，訪問編輯有助於蒐集資料。如筆者除了訪問阿濃以外，透過阿濃的介紹，得以訪問《華僑日報》

²⁹ 盧瑋鑾：〈香港早期新文學發展初探〉，見盧瑋鑾：《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87.10，初版，頁 17。

³⁰ 何杏楓、張詠梅訪問：〈劉以鬯主編時期（1960.2.15-1962.6.30）《香港時報·淺水灣》研究——訪問盧因先生〉。《文學世紀》第 4 卷第 1 期（總第 34 期），2004.1，頁 22。

³¹ 何杏楓、張詠梅訪問，鄧依韻紀錄：〈《華僑日報》副刊研究計劃——訪問阿濃〉。《香江文壇》第 33 期，2004.9，頁 12。

³² 作者使用筆名情況詳情見何杏楓、張詠梅訪問，鄧依韻紀錄：〈《華僑日報》副刊研究計劃——訪問阿濃〉。《香江文壇》第 33 期，2004.9，頁 8。

副刊〈青年生活〉編輯何天樵，提供了不少副刊作者使用筆名的情況。³³

除了筆名資料以外，作者和編者往往透過訪談提供一些文獻材料較少的作者資料，如劉以鬯提及在《香港時報·淺水灣》寫稿的作者張列宿、十三妹、潘學工、盧澤漢的情況，³⁴ 談到當時約稿的經過。阿濃也在訪談中提到為《華僑日報·青年生活》寫稿的其他作者情況，如區惠本、小山、雨霖鈴等，³⁵ 這些作者曾經在香港文學的園地上耕耘，但是他們的足跡隨著時光流逝而消聲匿跡，文獻材料很少提及他們，而口述史法能夠從受訪者的記憶中「發掘」出他們行將消逝的身影，以補充文獻資料的縫隙。由此可見，以口述史法研究香港文學，拓荒作用是相當重要的。

二、突破單向敘述模式

文化人除了接受訪談外，他們都有自行撰寫回憶錄的能力，但是，未必所有文化人都會這樣做，中國文人的傳統觀念一般不習慣在著作中標榜個人，筆者聯絡訪談時，受訪者往往謙稱自己沒有什麼值得談訪紀錄。此外，個人的回憶錄屬於單向的表述方式，而訪談能夠突破這種模式，呈現出雙向、互動的溝通方式。

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 提到訪談過程的互動關係：「口述歷史是一種十分主動、積極的過程，在這過程中，訪談者探究、錄音、儲存某類特殊的記憶。由於瞭解到當人老的時候，往往記不得人名和日期，口述史家便在事前做好研究工作以協助受訪者；再經由他們所提出的問題賦予對話一些內容和結構，也以互動的方式提示訪談證言中，看似錯誤或矛盾的地方。」³⁶ 張廣智、陳恆《口述史學》比較口述和文字資料的特點：「口述史料在某些情況下比文字資料更優越，因為文字資料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它的固定性，一經形成就不能更改，而口述調查則可不斷地核實、全面的比較，最終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³⁷ 強調口述史料比文字資料更具彈性，而彈性正來自訪談的互動關係。熊月之〈口述史的價值〉也有相類的看法：

文獻資料之與口述資料，一個死，一個活。文獻資料不能再生，口述歷史則有源頭活水。一個是“讀”歷史，一個是“聽”歷史。讀者與文獻

³³ 筆者於 2004 年 10 月 22 日訪問何天樵，訪談紀錄尚未發表。

³⁴ 何杏楓、張詠梅訪問：〈劉以鬯主編時期（1960.2.15-1962.6.30）《香港時報·淺水灣》研究——訪問盧因先生〉。《文學世紀》第 4 卷第 1 期（總第 34 期），2004.1，頁 14-17。

³⁵ 何杏楓、張詠梅訪問，鄧依韻紀錄：〈《華僑日報》副刊研究計劃——訪問阿濃〉。《香江文壇》第 33 期，2004.9，頁 8。

³⁶ 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 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7 年 3 月 31 日，初版，頁 53。

³⁷ 張廣智、陳恆：《口述史學》，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10 月，初版，頁 67。

的關係，只能是讀與被讀的單向關係，文獻不會說話，作何理解都是讀者的事。口述資料不同，不光受訪物件有聲音，可以與同一物件反復對話，而且還可以就同一主題與不同物件重復對話，反復驗證結論，不斷地去偽存真，去蕪存菁，其結果，可以使得研究結論越來越接近歷史的真實。³⁸

證之於訪談經驗，筆者認同彼此的互動關係相當重要，尤其是涉及人物、日期、事件等具體資料，往往需於訪談後逐一查證，再與受訪者核實，一再討論判斷材料真偽，才能夠得出比較接近真實的結論。此外，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也會因應訪談者的問題而透露其他材料，如筆者與阿濃的訪談主要圍繞為《華僑日報》寫稿的經驗，而阿濃在訪談中提到《華僑日報》舉辦大型社會福利活動「救童助學」的緣起；筆者與《華僑日報·青年生活》編輯何天樵的訪談過程中，何天樵也透露了不少《華僑日報》在淪陷時期的情況，³⁹ 這些口述史料能夠補充文獻的空白之處，可見訪談互動關係的作用。

三、現代科技的輔助作用

現代科技一日千里，口述史法能夠充分利用現代科技進步的優勢，無論是錄音、拍照、錄像或處理文字稿，都比過去更為方便。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 提到口述史法「由於倚重科學技術的地方很多，口述史家經常隨著新科技的引進而做調適。」⁴⁰ 因此，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 所談及的重點與現今情況已經有所分別了。隨著數碼攝影機、數碼照相機、數碼錄音機等器材愈來愈普遍，現今大多傾向以數碼化方式儲存口述史料。而電腦的應用也促使文字稿同樣以數碼方式處理，方便修訂與儲存。現代網絡通訊愈來愈發達，數碼化的方式有利於日後更好地利用網絡資源儲存和交流史料。筆者近期所做的訪談在徵得受訪者的同意後，基本上都採取數碼化錄音錄影的方式保存訪談紀錄。曹幸穗：〈口述史的應用價值、工作規範及採訪程式之討論〉談到現代科技的運用增加了口述史料的研究價值：

口述史工作者能夠事先準備好攝影、照相、錄音等現代器材，將受訪者的音容笑貌完整地記錄下來，如果再加上受訪者提供的某些手稿、用品之類，那就“五傳”具備了。如此多樣的記錄媒體集中於一個受訪者身上，無論這個受訪者是偉人賢達還是凡夫俗子，其歷史研究價值都遠超乎單一媒體之上。⁴¹

³⁸ 熊月之：〈口述史的價值〉，《史林》，2000年，第3期。

³⁹ 筆者於2004年10月22日訪問何天樵，訪談紀錄尚未發表。

⁴⁰ 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 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7年3月31日，初版，頁93。

⁴¹ 曹幸穗：〈口述史的應用價值、工作規範及採訪程式之討論〉。《中國科技史料》，2002年第4

口述史法借助現代科技保存了說話者聲調、語言、態度、姿態等生動的紀錄，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不同角度的分析方向，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歷史的臨場感和親近感。⁴² 楊立文提到口述歷史「大多比較具體，事件的環境氣氛，人物的音容笑貌，乃至一些重要細節，都能再現，具有生動性和鮮明性。」⁴³ 口述史料除了提供具體資料外，更見生動豐富的人情。劉小萌《中國知青口述史·序言》提到「口述史的工作方式是人與人的近距離接觸，雙方的關係是平等的，感情上是互動的，受訪者的一顰一笑一悲一喜，都不能不在採訪者的心中捲起漣漪。」⁴⁴ 除了在訪談者心中「捲起漣漪」外，也會使其他使用這些口述史料的人心中「捲起漣漪」。研究者可以「聽」到和「看」到作者的音容笑貌，容易增加對作家的親近感，這對文學教育相當重要，讀者不會覺得作家高不可攀，而是有血有肉，可以近距離親近的人物。正如保羅·湯普遜(Paul Thompson)所言「對於單個的歷史學家以及其他人來說，由於口述史具有意義共享的特點，所以它在地點和時間上為這些人提供了歸屬感。」⁴⁵ 資料以外的人情使讀者、研究者和學生更易於接受，更願意親近文學。

(四) 口述史法研究香港文學的局限

運用口述史法研究香港文學有上述的重要作用，但是口述史法也有其無可避免的局限，筆者擬就訪談經驗探討其局限及可能的解決方法。

一、記憶的可靠性

口述史法是特徵之一就是透過訪談蒐集受訪人腦海中的記憶，訪談者難以確保受訪人的記憶必然準確無誤，不論是有意或無意，遺忘和漏記都是難以避免的。保羅·湯普遜(Paul Thompson)談到記憶失誤之處：「兩個彼此分離的事件在記憶中被這樣迭套 (telescoping) 成一個，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最為重要的是，有意或無意地，那些有損名譽的、或者肯定有危險的記憶最可能被安靜地埋葬掉。……」⁴⁶ 這種選擇性記憶使人質疑口述紀錄是否可靠。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也提到「隨著時間的消逝，人們能夠為生命裏的往事找尋定義。事情當時的情節，因著其後續的發展而有了一層新涵義。」⁴⁷ 人類的記憶往往包含

期，頁 335-342。

⁴² 張玉法：〈張序〉中談到「讓當事人述說親身經歷的事，增加歷史的臨場感、親切性。」。見游鑑明：《傾聽她們的聲音：女性口述歷史的方法與口述史料的運用》，台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9月，初版，頁5。

⁴³ 楊立文：〈口述歷史芻議〉，《縱橫》，2002年第8期，頁1。

⁴⁴ 劉小萌：《中國知青口述史·序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1月，初版，頁12。

⁴⁵ 保羅·湯普遜(Paul Thompson)著，覃方明，渠東，張旅平合譯《過去的聲音：口述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初版，頁18。

⁴⁶ 保羅·湯普遜(Paul Thompson)著，覃方明，渠東，張旅平合譯《過去的聲音：口述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初版，頁127，133。

⁴⁷ 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

了事實和想像，口述史料的可靠性容易惹人懷疑。熊月之〈口述史的價值〉生動地表現了口述史法這方面的局限：

在其講述的時候，可能受記憶因素、情緒因素、選擇因素的影響，講了一些，也漏了一些，甚至講了枝節的，漏了關鍵的，講了感興趣的，避了不堪回首的；講對了一些，也講錯了一些。張冠李戴、前後倒置，以及片面主觀、情緒化等問題的存在是完全可能的。⁴⁸

筆者運用口述史法訪談作者時，也要面對受訪者記憶是否可靠的問題。筆者訪問《香港時報·淺水灣》作者崑南，在訪談開始和終結時，崑南都表示他的記憶未必完整：

據我記憶所及，這差不多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斷斷續續離開了文壇也差不多有十年，在這段時間，我極力想遺忘一些東西，我不知道為甚麼，或者可以說，當時我真的覺得很失望和沮喪。可以說，我對當時的記憶是不完整的。……主要因為我的記憶不完整。待我回去把資料看看，可能會勾起一些記憶。⁴⁹

談到第一篇發表於《香港時報·淺水灣》的文章〈才氣與運氣〉，崑南表示「至於〈才氣與運氣〉，我自己也忘記了。」⁵⁰ 因受訪者遺忘而造成的局限是顯而易見的。

面對這個問題，筆者主要在訪談前準備好相關材料，在訪問《香港時報·淺水灣》作者前，首先編印了該位作者〈《香港時報·淺水灣》著、譯作目錄及作品資料冊〉，希望盡量勾起受訪者的回憶。《香港時報·淺水灣》另一位作者盧因在看過相關材料後，就談到對個人創作及《香港時報·淺水灣》的評價：

我也非常感謝你們，替我編印了一本《〈香港時報·淺水灣〉著、譯作目錄及作品》。最近抽空拿着放大鏡（因字體太小）重溫舊作，選讀了大部分文章；過了四十三年，總覺得那時的文筆欠老練。但，《香港時報·淺水灣》很有歷史價值。我認為，這和劉先生的文學視野和編輯取向有關。因為《香港時報·淺水灣》所介紹的現代主義文學，是當時香港所見的其他文學刊物未曾甚至沒有介紹的，起了承先啟後的作

1997年3月31日，初版，頁93。

⁴⁸ 熊月之：〈口述史的價值〉，《史林》，2000年，第3期。

⁴⁹ 何杏楓、張詠梅訪問：〈劉以鬯主編時期（1960.2.15-1962.6.30）《香港時報·淺水灣》研究——訪問崑南先生〉。《文學世紀》第4卷第1期（總第34期），2004.1，頁23，30。

⁵⁰ 何杏楓、張詠梅訪問：〈劉以鬯主編時期（1960.2.15-1962.6.30）《香港時報·淺水灣》研究——訪問崑南先生〉。《文學世紀》第4卷第1期（總第34期），2004.1，頁24。

用。是香港文學史上新的里程碑。⁵¹

盧因的看法為研究者提供了參考材料，可見準備材料是面對記憶局限的其中一個方法。此外，訪談後查證各項資料，不斷與受訪者核實，也是不能缺少的步驟。筆者在訪談後與受訪者多次就刊登文章的刊物名稱、人物姓名核對資料，希望盡量使訪談紀錄準確無誤。

二、口述史料的真實性

這個問題與上述問題其實密切相關，論者對於口述史料真實性的質疑，往往來自與文獻資料的比較。彭兆榮在〈口述與文字：誰能反映歷史真相？〉談到「傳統的史學可能有這樣的一個概念，文字是高的，比如我們說文盲。什麼是文盲，不懂得文字就是瞎子。」⁵² 而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 也提到「及時記載史冊的文字敘述，未必就比日後回想時所寫的證言來得更真實。無論手寫或口述，證據都必須具有說服力並且要經得起核實查證。」⁵³ 筆者以為文獻與口述史料的地位應該是平等的，兩者同樣需要面對區分真偽的問題。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 提出兩種常用的方法，其一是口述與文獻資料互相印證：「口述歷史不應該以孤證自滿，研究者必須找出可用的資料來印證文字和口述兩種歷史證據。」⁵⁴ 其二是與其他訪問紀錄互相對照：「在確認事情的真實性之前，至少找出兩位目擊證人」。⁵⁵

這兩種做法都能夠有效地加強口述史料的真實性。如嶺南大學「中國當代作家口述歷史計劃」訪問羅孚的「短片摘要」提到「還有也在報社工作的梁羽生和金庸，羅孚記不清是《文》、《大》、《新》那一份，找他們寫些連載的新派武俠小說，大家都沒想到後來如此受歡迎，當時只想吸引讀者。」⁵⁶ 筆者查證於文獻資料，得知梁羽生第一部新派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在 1954 年 1 月 20 日開始於《新晚報》連載至 1954 年 8 月 1 日，⁵⁷ 可見文獻能夠補充口述史料不清楚的地方。正如劉小萌在〈口述與文字：誰能反映歷史真相？〉所說「把文獻和口述

⁵¹ 何杏楓、張詠梅訪問：〈劉以鬯主編時期（1960.2.15-1962.6.30）《香港時報·淺水灣》研究——訪問盧因先生〉。《文學世紀》第 4 卷第 1 期（總第 34 期），2004.1，頁 20。

⁵² 定宜莊、徐新建、彭兆榮及劉小萌：〈口述與文字：誰能反映歷史真相？〉，《光明日報》，2002 年 7 月 18 日，第 2 版。

⁵³ 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 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7 年 3 月 31 日，初版，頁 198。

⁵⁴ 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 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7 年 3 月 31 日，初版，頁 201。

⁵⁵ 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 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7 年 3 月 31 日，初版，頁 203。

⁵⁶ 嶺南大學「中國當代作家口述歷史計劃」網頁羅孚「短片摘要」：
http://www.library.ln.edu.hk/lingnan/oral_history/flaw/flaw_ab.htm

⁵⁷ 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合編：《香港新文學年表（一九五零—一九六九年）》。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 年版，頁 64。

相對比，二者互相補充，可能會更接近事實本身。」⁵⁸ 王俊義也提到「口述歷史和文字歷史各有其功能與特點，既不可厚此薄彼，也不要厚彼薄此，二者理應互相映照，相輔相成。」⁵⁹ 因此，筆者認為文獻和口述史料並非對立，而是互補的關係。

假如口述史料難以找到文獻資料互相印證，筆者會採取第二種方法，即訪問另一位相關的受訪者，對照訪談紀錄。筆者訪問阿濃及何天樵均談到《華僑日報·青年生活》的作者情況，兩人所提供的資料基本一致，提高了口述史料的真確性。

三、文字稿的語言

筆者所做的口述訪談，基本上以粵方言進行，當整理成文字稿時，需面對口語轉換成書面語的問題。對於訪談紀錄應否運用方言的問題，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 只提到「方言的處理是件相當麻煩的事，一定要小心謹慎。」⁶⁰ 如以粵方言紀錄，雖有傳神生動的好處，但是，不懂粵方言的讀者就看不明白，不利於廣泛流通；如以書面語紀錄，可擴大讀者的範圍，但就難以讓訪問的原音重現。在各有利弊的情況下，筆者考慮到口述史料需讓讀者看得懂，研究者能夠使用，才能夠發揮其最大作用，因此選擇以書面語紀錄訪談內容，如需以粵方言紀錄，則以括號標示。此外，錄音錄影的方式保留了訪問實況，訪問稿又經受訪者過目修訂，文字稿雖以書面語紀錄，希望在語言轉換的過程中盡量把失真的情況減至最少。

(五) 小結

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 形容口述史家是「蒐集歷史聲音的人」，⁶¹ 除了蒐集原始史料外，筆者從訪談的互動關係更感受到人與人溝通的感情，文學其實也是作者透過作品與讀者溝通的一種方式，訪談經驗讓筆者對此有更深切的體會。正如張炎憲說「得到的反而不是歷史事實而已，而是更了解不同時代的人的想法，更貼近當時的歷史情境。」⁶² 口述歷史具有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作用，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 說「口述歷史的訪談絕非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和值得紀念的人物當面晤談，為未來的人保存一些此時不做就會被忽視、遺漏的歷史

⁵⁸ 定宜莊、徐新建、彭兆榮及劉小萌：〈口述與文字：誰能反映歷史真相？〉，《光明日報》，2002年7月18日，第2版。

⁵⁹ 王俊義：〈《口述自傳叢書》出版前言〉，見王俊義、丁東主編：《口述歷史》第1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9月，初版，頁284-285。

⁶⁰ 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 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7年3月31日，初版，頁115。

⁶¹ 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 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7年3月31日，初版，頁23。

⁶² 張炎憲：〈序·口述歷史與台灣史的重建〉。見梁妃儀、洪德仁、蔡篤堅合編：《協助社群認同發展的口述歷史實踐——結合理論與實務的操作手冊》。台北：唐山出版社，2003年2月，初版，頁27。

面相，卻是讓人深感心滿意足和有所收獲的。」⁶³ 筆者運用口述史法研究香港文學，盡量為香港文學史的建構累積材料，為歷史多添一磚一瓦，為未來的研究者提供方便，希望做到布魯斯·史代夫（Bruce M. Stare）所說：「記錄現在以提供給未來（Use oral history to document the present for the future）。」⁶⁴

⁶³ 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 著; 王芝芝譯: 《大家來做口述歷史》, 台北市: 遠流出版公司, 1997 年 3 月 31 日, 初版, 頁 27。

⁶⁴ 布魯斯·史代夫 (Bruce M. Stare), 李紀、趙海譯, 董正華校: 〈口述史的性質、意義、方法和效用〉, 《北大史學》第 6 輯, 1993 年 12 月, 頁 256。

參考書目

一、參考書籍

1. 王俊義、丁東主編：《口述歷史》第1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9月，初版。
2. 白莎莉(Sally Blyth)，胡德品(Ian Wotherspoon)著，林藹純譯：《說吧，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初版。
3. 石炳坤、汪英捷等編：《手手腳腳——深圳工傷者口述故事》，香港：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2001年12月，初版。
4. 朱順慈等：《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1年11月，初版。
5. 吳俊雄、曾嘉燕編：《16+少女口述歷史》，香港：新婦女協進會，2002年，初版。
6. 李小江等著：《歷史、史學與性別》，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初版。
7. 林瑞含等編：《香港邊緣勞工口述》，香港：樂施會，2002年5月，初版。
8. 肯·霍爾斯著，陳瑛譯：《口述歷史》，台北：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5月，初版。
9. 保羅·湯普遜(Paul Thompson)著，覃方明，渠東，張旅平合譯《過去的聲音：口述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初版。
10. 胡春惠：《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1997年12月，初版。
11. 唐德剛：《中國之惑：唐德剛教授文集精選》香港：百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年，初版。
12. 唐德剛：《五十年代底塵埃》，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3年，初版。
13. 唐德剛：《史學與文學》，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10月，初版。
14. 唐德剛：《史學與紅學》，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80[1991年]，初版。
15. 唐德剛：《李宗仁回憶錄》，香港：南粵出版社，1986年，初版。
16. 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北京：華文出版社：新華書店總店北京發行所發行，1989年，初版。
17. 唐德剛：《胡適雜憶》，北京：華文出版社，1990年2月，初版。
18. 唐德剛：《書緣與人緣》，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80[1991年]，初版。
19. 唐德剛：《袁氏當國》，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初版。
20.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初版。

21. 唐德剛：《戰爭與愛情》，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初版。
22. 唐德剛訪錄；王書君著述。《張學良世紀傳奇：口述實錄》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初版。
23. 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7年3月31日，初版。
24. 孫大川：《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居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0年4月，初版。
25. 張秉權、何杏楓編訪：《香港話劇口述史：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邵逸夫堂香港戲劇工程，2001年6月，初版。
26. 張廣智、陳恆：《口述史學》，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0月，初版。
27. 張廣智：《西方史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初版。
28. 梁妃儀、洪德仁、蔡篤堅合編：《協助社群認同發展的口述歷史實踐——結合理論與實務的操作手冊》，台北：唐山出版社，2003年2月，初版。
29. 郭恩慈，古學斌主編：《我們活著依然精彩：讓影像訴說長者的日常生活》，香港：香港理工大學都市空間文化研究組，2002年，初版。
30. 郭靜寧編輯：《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1)：南來香港》，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電影資料館，2000年2月，初版。
31. 陳板主編：《大家來寫村史》，台北：唐山出版社，1998年12月初版，2001年6月修訂再版。
32. 陳錦康等編：《工殤：香港職業傷病者及死者家屬口述故事集》，香港：工業傷亡權益會，2001年11月，初版。
33. 曾嘉燕、吳俊雄編：《又喊又笑：阿婆口述歷史》，香港：新婦女協進會，1998年4月，初版。
34. 游鑑明：《傾聽她們的聲音：女性口述歷史的方法與口述史料的運用》，台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9月，初版。
35. 游鑑明訪問，吳美慧、張茂霖、黃銘明、蔡說麗紀錄：《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3年[1994年]2月，初版。
36. 黃素蘭：《香港美術教育口述歷史：從圖畫堂開始》，香港：香港美術教育協會，2001年2月，初版。
37. 楊翠：《日日據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以《台灣民報》為分析場域(一九二〇—一九三二)》，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年5月15日，初版。
38. 葉漢明：《主體的追尋：中國婦女史研究析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年，初版。
39. 齊小新：《口述歷史分析——中國近代史上的美國傳教士》，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2月，初版。

40. 劉小萌：《中國知青口述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1月，初版。
41. 蔡寶瓊統籌：《晚晚六點半——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香港：新婦女協進會，1998年11月，初版。
42. 黎鍵編：《香港粵劇口述史》，香港：三聯書店，1993年11月，初版。
43. 謝國雄：《茶鄉社會誌》，台北：中研院社會所，2003年11月，初版。
44. 顧思滿、區士麒等：《教院憶舊：師生口述歷史訪問錄》，香港：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1999年6月，初版。

二、參考論文

1. 丁新豹：〈香港博物館口述歷史計劃簡介〉，《口述歷史》第1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頁235-240。
2. 王俊義：〈《口述自傳叢書》出版前言〉，見王俊義、丁東主編：《口述歷史》第1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9月，初版，頁284-285。
3. 左玉河：〈中華口述史研究學術研討會筆談(首發)〉，「近代中國研究網」(http://www.cass.cn/jindaishisuo/show_News.asp?id=3790)
4. 布魯斯·史代夫(Bruce M. Stare)，李紀、趙海譯，董正華校：〈口述史的性質、意義、方法和效用〉，《北大史學》第6輯，1993年12月，頁253-260。
5. 朱順慈：〈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加拿大篇〉，《香港電影資料館通訊》第13期，2000年8月，頁8-9。
6. 朱榕輯：〈台灣地區的口述歷史〉，《檔案與史學》，2001年，第2期，頁66-72。
7. 李自成：〈論自傳〉，《當代》第55期，1990年11月，頁20-29。
8. 沙林：〈“口述歷史”努力不當“小女孩”〉，「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book/2004-01/09/content_1267639.htm)
9. 孟慶順：〈口碑史學略述〉，《國外社會科學》，1987年，第1期，頁51-54。
10. 定宜莊、徐新建、彭兆榮及劉小萌：〈口述與文字：誰能反映歷史真相？〉，《光明日報》，2002年7月18日，第2版。
11. 岳瓏：〈試論口述歷史研究的功用與難點〉，《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1期第28卷(總98期)，頁94-97。
12. 所澤潤著，黃紹恆譯：〈我的訪談主題及經驗——日治時代台灣人的「自我塑造史」〉，《口述歷史》第6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頁229-244。
13. 林孝勝：〈新加坡口述歷史館〉，《口述歷史》第1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8(1989年)，頁231-234。
14. 俞亮鑫：〈「話兒」為什麼這樣紅——析熒屏口述歷史〉，「深圳新聞網」(<http://www.sznews.com/n1/ca1033115.htm>)

15. 唐德剛：〈文學與口述歷史〉，《傳記文學》，第 45 卷第 4 期，1985 年 10 月，頁 10-15。
16. 庫勒姬、米鎮波：〈關於國外口述歷史學的研究狀況〉，《光明日報》，1994 年 8 月 15 日。
17. 徐雁平：〈口述歷史：從唐德剛說起〉，《博覽群書》，1999 年 5 月。
18. 張朋園：〈如何推動口述歷史計畫：為中國民國護理學會推動該一計劃演講〉，《口述歷史》第 9 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 年，頁 187-201。
19. 曹幸穗：〈口述史的應用價值、工作規範及採訪程式之討論〉，《中國科技史料》，2002 年第 4 期，頁 335-342。
20. 陳淑美：〈官兵變強盜？——透視口述歷史〉，「光華畫報雜誌社 Sino 網站」（http://www.sinorama.com.tw/ch/show_issue.php3?id=199678507088C.TXT&page=1）
21. 馮其庸：〈關於口述歷史的一些思考〉，見王俊義、丁東主編：《口述歷史》第 1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9 月，初版，頁 3-5。
22. 黃偉邦：〈階級流動的路徑與經驗：一項口述歷史的探索〉，見劉兆佳、尹寶珊、李明堃、黃紹倫編：《市場、階級與政治：變遷中的華人社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00 年 5 月，初版，頁 69-90。
23. 楊立文：〈口述歷史芻議〉，《縱橫》，2002 年第 8 期，頁 1。
24. 楊立文：〈中國的口述史學〉，《光明日報》，1987 年 5 月 6 日。
25. 楊祥銀：〈當代美國的口述史學〉，見王俊義、丁東主編：《口述歷史》第 1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9 月，初版，頁 276-283。
26. 楊雁斌：〈口述史學百年透視〉（下），《國外社會科學》，1998 年，第 3 期。
27. 楊雁斌：〈口述史學百年透視〉（上），《國外社會科學》，1998 年，第 2 期。
28. 楊雁斌：〈口述歷史研究的重要價域——民間敘事文學研究一瞥〉，《國外社會科學》，1996 年第 5 期，頁 31-35。
29. 楊照：〈追懷逝、凝視生者難〉，見《痞子島嶼荒謬紀事》，台北：前衛出版社，初版，1995 年 4 月，頁 53-56。
30. 榮維木：〈口碑史料與口述史學〉，《蘇州大學學報》，1994 年第 1 期，頁 87-91。
31. 熊月之：〈口述史的價值〉，《史林》，2000 年，第 3 期。
32. 劉志琴：〈口述史與中國歷史學的發展〉，「民間中國」（<http://www.folken.com/shownews.asp?newsid=1212>）
33. 謝泳：〈國內口述歷史近作一瞥〉。見王俊義、丁東主編：《口述歷史》第 1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9 月，初版，頁 271-275。
34. 鍾少華：〈口述的歷史與歷史的口述〉，載《光明日報》，2002 年 7 月 18 日。
35. 鍾少華：〈中國口述史學漫談〉，《學術研究》，1997 年，第 5 期。
36. 鍾少華：〈我的「口述史」工作經驗〉，《口述歷史》第 2 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8(1989 年)，頁 284-296。

37. 鍾寶賢：〈「口述歷史」(Oral History)的社會意義〉，《當代史學》(香港)，第3卷第3期，2000年8月。
38. 鄭兆光：〈近代口述歷史的發展〉，《明報月刊》，第16卷第9期，1981年9月，頁93-99。
39. 龐玉潔：〈從往事的簡單再現到大眾五史意識的重建——西方口述史學方法述評〉，載《世界歷史》，1998年，第6期。
40. 〈「口述歷史：香港文學與文化」研究計劃〉，《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通訊》第二期，2004年7月。

三、網上資料

1.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Centre of Asian Studies)「香港口述歷史檔案計劃」
(http://www.hku.hk/hkcsp/oral_c.html)
2.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口述歷史：香港文學與文化」研究計劃
(<http://hklit.chi.cuhk.edu.hk/research.html>)
3. 張維安：「社會記憶與口述歷史：觀點與方法」
(<http://wayne.cs.nthu.edu.tw/~iosoc/files/lesson/200409092306201094742380.doc>)
4. 蔡篤堅：「口述歷史與文化研究」
(<http://140.112.151.77/030519.ppt>)
5. 嶺南大學「中國當代作家口述歷史計劃」
(http://www.library.ln.edu.hk/lingnan/oral_history/)